

书 评

□张光茫

“朴诚勇毅”传家风  
——读《董必武家书》

在当今这个时代,“家书”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词。我们习惯了手机、电话、社交网络,但我们与家人的距离,并没有比以前更近。而今,读到刚出版的《董必武家书》,能从中体会到“朴诚勇毅”的传世家风,并且深刻理解这才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。

《董必武家书》共4辑,分别是董老的“致妻子信”“致子女信”“致同辈信”“致子侄辈信”,共收录家书68封,同时附录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家书10封。董必武夫妇育有一女二男,同时抚养教育了多名侄女、侄孙等后辈,书中的多数书信即是董老写给子女和后辈的家书,主要是对子女后辈的教育开导,鼓励他们艰苦奋斗、勤俭做人,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、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。为后人树立了榜样。书中穿插多幅董老与家人的珍贵照片,以及董老的墨迹,图文并茂,呈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家庭变迁的侧面。

《董必武家书》通过董老生前与亲属子女的一封封通信,反映了身为一个共产党员、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,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;更反映了作为一个丈夫、父亲、长辈,对自己亲人的关爱与期待,展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。

董必武认为朴素、诚实、勇敢、坚毅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风尚,也是中国人应有的国民素质。他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、身体力行地教育子女与家人,要子女们“做自食其力的老实人”,绝不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为个人谋利益,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如1952年5月28日,董必武在写给堂侄董良新的信中,对他“个人吃苦不惜,只求得到点劳动的报酬品”的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教育他参加的是革命工作,不能只想用劳动换取报酬品,“革命工作是为人民服务,是不讲报酬的。”董必武的处事作风与个人修养,可以从这些家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。

书 桌 散 墨

□孙丽丽

旧书的味道

再次走过小城一条老街的拐角处,发现旧书店不见了,代之而起的是烤鸭店,心中不由怅怅然。旧书店叫“三毛”书店,老街叫书院街,书店没有了,老街也就少了书香味。

从前闲来无事的日子,我喜欢逛这家旧书店,它在我记忆里有墙的地方便有书架,书架很高,二米多高,我淘书时常要借助凳子。橘黄色的灯光下,有些凌乱的旧书,却充满了诱惑。我在书丛中找呀找呀,就像儿时挎着篮子,在麦苗丛中找寻荠菜。我在那里淘了很多书,不少是经典名著。

买旧书在于“淘”的过程。小小的旧书店书架上密匝匝地放满了书,一本钢琴技法书旁,可能躺着孙犁或黑格尔,这时我的眼神变成雷达扫描仪,一扫过书籍,遇到一本自己心仪的书也不容易。有时看到一本灰头土脸的书,竟是在窗明几净的大书店里没舍得买的,于是眼睛为之一亮,毫不迟疑地把它抽出来,买下,格外欣喜。

每当我在乱七八糟的旧书堆里,找到一两本自己久违或喜欢的书,就像古玩商淘到稀罕的宝贝,感受到生命里一份简单的快乐。旧书的旧,只是一种表象;它的思想与灵魂却永不衰老,旧书有一种岁月赠予的特有的温情。其实书无论新与旧,带给我们心灵的营养,这就足够了。

旧书与钟爱旧书者,是怎样的一种缘呢?我曾购得一本德、富声花《自然与人生》,原色书面上淡淡几笔素描,旁边斜出的一丛树枝,开着素雅的梅花,与现在花花绿绿的书封面相比,仿佛一位素妆女子,让人产生走近的欲望。

一次看到一本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。书封面已经破损得不像样子,我用胶带和厚信封修补好,放在枕下压几天,让它回到赏心悦目的样子。旧书曾经滋养过它的主人,现在它又姗姗来到我的手里,它就拥有了第二次生命。喜欢旧书,因为前一辈的写书人和译者书,国学底子深厚,写得一手漂亮文章,翻译的作品也耐读,不像现在的译者,疙里疙瘩故作高深,语句却经不起推敲,底蕴贫乏。

旧书因为旧,不知落下多少人的手温,便多了一份人间情味儿。有时读着读着,会看到旧主人的批注,字迹工整,想象曾经主人的那份情怀,也算是一份穿越时空的交流。旧书与装订华丽的新书比起来,也许像灰姑娘,但是我看上的的是它的质朴,如田野里一朵朴素的小花。

我曾在河边树荫下一个旧书摊前,淘得几本书。有一本《世界情诗名作》才两元,翻开书,扉页上俊美的字体写到,亲爱的小曼,书里有我说给你的话。落款是: 夔风。当浓浓的爰沦为尘埃,若我定不会把一段情随意弃之,每一段爰都有存在的理由。

吹了吹旧书上的灰尘,打开泛黄的纸张,氤氲着淡淡樟脑的香气,这是属于旧书的气韵。文字依旧清晰的,情感依旧动人,思想依旧睿智,旧书从岁月深处走来,咿呀呀呀向你讲述光阴的故事,我总认为旧书是有灵魂的。我的快乐时光,大多是与书相守的时光,阅读就是天堂。就着月光,伴着虫鸣,捧一卷旧书,身边茶香袅袅,走近作家们的人生,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阅读中,旧书还常带来意外的惊喜,有时是一张发黄的书签、一份经年的购书发票或一张旧车票。有一次读着读着从旧书里掉落一枚秋天的树叶,红的树叶梢有点破绽,它们从书页中掉落的那一瞬间,像一部老电影的某个镜头,如同淘旧书一般,那种美好,是只有经历过才能感知。

喜欢散步时,在昏暗的路灯下,在一撷撷旧书丛中寻寻觅觅,不仅为挑书,也为了再次体会那份宁静、那份从容、那份恬淡的心境。

学 故 丛 谈

□陈 斌

王九做官与杨氏发家

在兴化北城外的幽巷深处,隐藏着一座粉墙黛瓦、规模庞大的清代古典建筑群,它曾由东、中、西三路楼群组成,楼群间有暗道相连;各路楼群又通过狭长的过道分为前后天井,每座天井高墙森立,仰首只见蓝天一方。当年作为当典库房的楼屋皆高大严密,在防火、防潮、防盗的设计上煞费心思,硕大的青砖和散发着杉木香气的封闭环境,给人以一种坚如磐石之感。

当典的主人清乾隆时任过广西柳州、梧州知府,兴化人王志广,在他任满归里后,在自家“王府”的对面,兴建了这座后传数代的“万兴大典”。王志广并不是靠做官而起家,他的官就是花钱买来的,不过他的官声极佳,从小小的漕运河同知特授为广西柳、梧知府(四品官),又做到广西四道之一的苍梧道台。王家确实有钱,从王府柏木大厅上的精工富贵牡丹就可窥一斑,那轩敞气派的厅堂,在兴化城中绝无二家。故老口传,王府的发家是王志广的老父——卖鱼的王九开始的:

王九的大名叫作王凤基,鱼贩出身,有一天贩鱼贩到了苏州城,误入了知府的后花园。一个鱼贩子哪见过花木扶疏的园林景致,一时贪玩就迷了路,绕回廊、过曲桥,见几个穿戴时髦的人在亭中过筹码赌钱玩乐。也是王九时来运转,亭中几人输赔悻悻而去,赢者正在兴头,竟拉王九上前作陪。王九以为只是官衙中人闲来作

楚水周刊

第3版

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房干森 郭亚群  
组 版:施 佳

兴化日报

第3版

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房干森 郭亚群  
组 版:施 佳

兴化楚水医院  
兴化楚水眼科中心

地址:兴化市英武北路258号  
电话:17701430815 (卞主任)  
17701430821 (钱主任)

《兴化日报·楚水周刊》每周五出版 2016年第30期 总第150期 联系电话:80259332 邮箱:95287567@qq.com

片木之上镌灵性

□本报记者 张变鸾 郭亚群

匾额,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,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,通常被悬挂在门上方、屋檐下,或者厅堂之上,或者亭台水榭间,昭示着主人的理想、成就和抱负,不仅融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文词赋、书法篆刻、建筑艺术于一体,一块文辞优美、书法精湛、雕工精细的匾额,能瞬间提升建筑的文化品位。在兴化,有一门历史悠久的手艺——袁氏匾额制作工艺,城区一大批文保单位牌匾以及商业招牌都是出自袁氏牌匾第13代传人袁桂宏之手。在制匾材料多样化、书法可以由电脑字体替代、电动工具逐渐代替手工制作的今天,他仍然坚守着手工传统。在他看来,再先进的机器也把握不住书家的神韵,体现不出作品的“魂”。这么多年来积淀,让他手中诞生的一块块匾额更加厚重,也更具灵性。

匾额,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,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,通常被悬挂在门上方、屋檐下,或者厅堂之上,或者亭台水榭间,昭示着主人的理想、成就和抱负,不仅融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文词赋、书法篆刻、建筑艺术于一体,一块文辞优美、书法精湛、雕工精细的匾额,能瞬间提升建筑的文化品位。在兴化,有一门历史悠久的手艺——袁氏匾额制作工艺,城区一大批文保单位牌匾以及商业招牌都是出自袁氏牌匾第13代传人袁桂宏之手。在制匾材料多样化、书法可以由电脑字体替代、电动工具逐渐代替手工制作的今天,他仍然坚守着手工传统。在他看来,再先进的机器也把握不住书家的神韵,体现不出作品的“魂”。这么多年来积淀,让他手中诞生的一块块匾额更加厚重,也更具灵性。

400年传承,为老手艺留根

兴化历史悠久,人杰地灵。明洪武初年,大量江南移民迁入兴化,带来了南方先进的文化和民间工艺。延至明万历年间,客帮商人进入兴化,兴化城的商铺、商行、手工作坊增多,出现了70多个门类300多家商号和手工作坊,形成“金东门”、“银北门”商业街区。同时,兴化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文化、艺术人才和清官名宦。而兴化的商号、庙宇、牌坊、府第众多,需要制作大量匾额用以装饰。因此,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成为兴化手工艺制作的一大特色。

兴化袁氏油漆牌匾制作,源远流长。明万历年间(1573—1620年),袁氏油漆牌匾坊始祖居住南门袁氏宗祠,以制作油漆牌匾为生,将传统的漆器工艺制作方法用于牌匾的制作,为兴化及周边地区商号、牌坊、府第制作牌匾。由于手艺精湛,生意兴隆,收入丰厚,后人袁起萱于清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,在市中心武安街购置十几间营业用房,并挂牌“袁万隆油漆牌匾坊”。

袁氏牌匾工艺世代相传至今已13代,达400年之久,始终坚守传统工艺,从上灰、过

腻、上布、上麻到漆雕、贴金等,共有复杂工序40多道。由于制作工艺精湛,我市大型古典建筑“四牌楼”上所悬47方匾额中有37方出自袁氏族人之手,北京同仁堂、天趣阁、一得阁、北京大学等主要匾额皆由其制作。此外,还为福建、台湾、上海、泰州、宝应、高邮等地酒楼、庙宇、祠堂制作过许多精美的匾额。

“1949年,国务院要抢修北京的名胜古迹,向全国招聘这方面的能工巧匠。我父亲袁桐生被录用。天安门的红墙外皮容易脱落褪色,我父亲就用祖传的秘方,制成了不会脱落的红色涂料。后来,他又参加了人民大会堂、故宫等地的油漆制作。”袁桂宏如是说。

“匠人”易得,“匠心”难练

文化大革命爆发后,四牌楼上的47块匾额连同四牌楼一起被“造反派”敲掉,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学家刘熙载和书画家郑板桥的匾额,同时传承已久的袁万隆油漆牌匾坊也被迫关门,袁家转行从事室内装潢行业,直至上世纪80年代,袁桂宏的父亲始终不忘祖传的老手艺,决定重操旧业,12岁的袁桂宏就跟着父亲学艺,短短两年时间就能够独当一面。1987年,兴化市政府决定恢复四牌楼上的匾额,于是邀请当时初显头角的袁桂宏来担当,重新做了40块匾额,还复制了7块旧匾。

从那以后,袁桂宏名声大噪,郑板桥故居、施耐庵故居、刘熙载故居的牌额都出自他手。2002年至2005年,袁桂宏受邀前往北京与业内同行切磋交流,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首都的彩绘匾、雕梁画壁、油漆叠字等工艺。回到兴化后,袁桂宏在祖辈旧址武安街10号挂牌“袁氏油漆牌匾坊”,使兴化袁氏匾额制作工艺得到更好的传承。

按制作材料和加工工艺的不同,匾可分堆漆匾、螺钿匾、贴金(银)匾,制作方式有14种之多,工艺流程有几十道,表现的匾千姿百态。所以说从古至今,匾额一直是商家的门面儿,其中一刀一划都显现制匾人的功夫,既包括雕刻技能,又考验他们的书画修养。制作匾额时,需要先在木头上铺上复写纸,将字体拓印到上面,别看是拓印,同样要求制作者懂书法,否则只是形似而无神,糟践了好的书法作品。袁桂宏虽然学历不高,但他对书法颇有研究。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造诣,他曾花七八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各类书法作品。面对名家的作品,他认为只有自己领会出字里